

未来发展： 从数字经济到共享社会

继《未来引擎：从科技革命到全新世界》后，邵春堡博士近期出版了“未来系列”图书的第二本《未来发展：从数字经济到共享社会》，该书对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治理进行了深度剖析，全景展现了数字化发展风貌和未来趋势。

文 | 邵春堡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

《未来发展：从数智经济到共享社会》这本书，是这些年作者把脉新科技革命的气息，在数字化浪潮中探索学习、调研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积累。拙作以数字经济为基础，从具象到抽象揭示数字化未来发展的规律，注重对经济形态、数字化转型、数实融合、产业集群等现象的综合归纳和提炼概括。拙作在悉心观察数字经济现象中，从经济到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预测数字化的未来趋势，注重对劳动就业、教育文化、



赛迪网官方微信



数字经济官方微信

健康卫生、生存生活、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的分析和演绎。数字经济是数字社会发展的根据，数字社会是对数字经济的检验和放大，特别上升到了对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治理，将数字化影响的各个方面打通并联系起来，给人们一个数字化未来发展的全景展示。

数字化全貌的三个内容

数字经济正在逐步呈现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利用数字智能技术及其平

台，使价值流向从趋于资本向着包容泛在扩散，具有共享经济的特征。该书深刻分析数字经济着力实体经济、对外赋能、数实融合、注重产业集群等主要内容，论述了数字化发展正在促进智能经济、生态经济、能源经济蓬勃发展的实践。

数字社会由数字经济延伸而来，随着数字经济产品、工具和服务的广泛应用，把数字化方式和共享模式从经济延伸到社会，使劳动就业、教育文化、健康卫生、生产生活、社会治理，到处呈现着数智模式、协同场景、共享氛围，加速着物的全面丰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繁荣共享。

数字治理建立在新质生产力基础上，反映了新的生产关系，适应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要求，在借鉴传统治理基础上，构建数智治理、自然治理和社会治理同向发力的格局，积极反作用于数字化的经济社会实践，调节方向，适度管控，促进着数字化健康发展。

数字经济的孕育产生

数智时代来临，经历了量变、质变、激变。

量变是在物质、能量和信息三要素并存和比例变化中占比最高的一项，孕育着新社会生成的要素。农业经济“物质”占比高，工业经济“能量”占比高，数智经济“信息”占比高。以往的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都是量变的积累和促成。

质变由新科技革命引发，它把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条件下的数据，以及网络

的工具性、技术性，上升到资源、要素、性质的高度，质变就此发生。数字智能时代孕育成熟，但尚需至少二十年的产业变革期才能正式进入新的时代。

激变发生在2020年以来的疫情防控中。防疫使人们的生活、生产、交往受到限制，数字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平台模式、在线方式纷纷呈现，在紧急情况下省去以往产业化经历的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等繁杂的程序、拉锯和磨合。数字产品、技术和平台应用的便利，刺激了数字产业规模扩大，把数智时代直接提前到现在。

数字化转型的状态

数智科技及产业化催生社会转型，就是说科技革命和创新是转型的重要前提，科技产业化是数字转型的直接条件。尤其是互联网已经渗透进各行各业，发挥着数字化转型的引擎作用。数字化转型既是紧迫的，又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迎接数字时代，产生了丰富多样的转型实践。

转型需要产业、社会、企业等多方面实施。首先要实现转型与产业的结合，加速经济数字化。实施数字化转型可以开拓新视界，倒逼流程优化、效率提升、赛道调整，改变经济社会的策略运行方式和价值传递模式。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上需要一些示范引导，一个产业中如果出现一两家企业在数字化建设方面颇有建树，企业生产成本就会快速降低，供货的速度也会大幅提高，有这样积极作用的示范效应，其他企业就

会积极跟从。

数字化转型决定着世界数智经济发展的水平，目前的数字经济不平衡多是转型与否造成的，常常有企业、社会组织 and 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上缺少作为，推进不够。有序推进转型，在于把握各种条件，及时制定政策策略，积极支持鼓励。如果条件不具备，过早转型就会效率低，浪费资源；条件充分而行动迟缓，就会丧失最佳转型机会。

数字化转型的三个内容

思想观念的转变。工业社会向数智社会转型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传统和习惯势力。从互联网到大数据，再到数字智能。不只是概念变化，更是观念变化，是从表象到肌体再到灵魂的升华。许多国家已经进行了几年转型探索，取得了不同的成效，但在病毒危及生命的全球抗疫中，必要的居家隔离、社交距离，让人们静下来运用各种日常必需的数字技术、理念认识和规范监管合为一体，减少了许多思想说服、技术科普、试点试验过程，在接受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实惠中，也在文化观念、生活习惯、工作方式中接受了数字技术，推进了数字化步伐，为数智经济和数智社会的规模发展作出了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建立严谨而科学的转型态度、协作和共享的思维方式，方能较好地接受数字化转型的动员。

思想观念转变会促成对数字技术、数智经济的理解和支持，在积极态度下，转型才有积极性，推进才会有进展。全

球疫情防控对数字化转型是个促进和检验，对数字化治理也是一个初步的整体尝试。

体制机制的转型。数字转型是一场管理革命，因为从传统社会形态步入数智社会，会有许多不适和阻力。比如大一统的组织模式，层次过多、传递缓慢、相互扯皮，与数字技术的运用格格不入。按照数字化要求就需要改变组织的传统体制，实现扁平化、简单化、分布式的组织形式，才能传达迅捷，职责明确，提高效率，转变为适应数字化社会的组织方式。数字化转型实际在倒逼企业、社会乃至政府组织的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其实，转型就是一种改革，是进入数智经济和社会的必要前提。美国很多年抗拒产业政策的指导，现在也向着这个方向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的转型。在向数智社会过渡中，新的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数字化转型的底层支撑和技术保障，信息交流的需求决定了信息基础设施成为数字智能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内容。

随着视频应用、工业互联网、数字工厂、数字文娱、在线直播、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新应用、新模式加速涌现，现有 IT 算力不足的现状呼唤新的基础设施。随着生活工作的在线化，工厂与城市的智能互联，智能产品的持续增长，自动驾驶与智能网联车等新技术的导入，大量网络与数据安全问题也亟待通过提升基础设施予以解决。因此，数字转型迫切需要以 5G、AI 等技术支持的网络优化、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

设施体系，来解决这些问题。可见，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新旧动能转变和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性基座。

数字经济发展的三大方式

智能发展的方式。数智技术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代表了智能生产力的方向。智能机器人成为劳动队伍的新秀，劳动工具超出传统工具的范畴，劳动对象变被动为主动。生产力各要素功能增强和结构调整，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要素的整体功能和作用，驱动着数字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加速演进，积极影响着各个产业乃至全社会的智能发展。

平台发展方式。平台发展是基于数字技术，并由数据驱动、平台支撑、网络协同的经济活动单元构成的发展方式，体现了数智经济生产关系。无平台不经济，平台成为广义的发展方式，包括制造平台、商贸平台、服务平台等。平台为需求提供新空间、为创新提供新引擎、为创业提供新渠道、为服务提供新支撑。平台兼顾效率和公平，在发展全局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大有可为。

生态发展方式。这是数字化过程中人与自然协调的生态发展方式，以轻资产为主的发展方式。农业社会物质占比大，工业社会能量占比大，而数智社会信息占比大，有利于减少对能源的消耗、自然的开发，减轻地球生态负担，是处理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持续和谐的共生共存关系。

数字经济的价值流向和特点

价值流向变化。数智技术的应用为供需实时计算匹配提供了坚实基础，并通过高频泛在的在线交易，以及渐趋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为部分产业提供了有效配置资源的低成本共享渠道，弱化所有权而强调使用权。以往工业经济主要流向资本的价值，数智经济则流向分散，涌现出要素价值、内涵价值、分享价值、包容价值、品牌价值等多种价值创造渠道，具有分散的共富趋势，是解决发展不平衡的最好方式。

要素价值。数智经济的三要素包括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提效和优化的重要推力。数智经济本源的价值创造正是源于海量数据、现代网络和数字科技这三大要素。数据、网络和科技三者结合，锻造出各种平台企业，进而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将大量用户集聚到平台，使用户方便和快捷地使用数据，开展经营活动，导致平台上的企业短时期快速崛起。

内涵价值。这是在经济活动的外延没有扩大，资源能源没增加的情况下，其实际价值得到提升，这是数智经济虚拟性的突出体现。包括流程再造带来的价值、管理和治理升级带来的价值、数字化节能减排带来的价值。

分享价值。数智经济的基础和核心是数字产业化，在数智经济核心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为各行各业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为实体经济输入数智技术。各个行业可依

赖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开展经济活动，形成产业数字化。正是数字化发展带动了分享经济、网络零售、移动支付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包容价值。这是数智经济以正纠偏带来的价值。数智经济能快速发展，在于数字技术的应用给消费者带来便捷生活。一边乐意拥抱数字化，一边又发泄着对数字化的不满，而且用正效应覆盖着负效应，在大体平衡中促进着数智经济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追求共同价值；防止平台垄断和赢者通吃，追求包容价值；防范数字安全风险，追求熵减价值。

品牌价值。品牌是企业的品质、形象和生命。随着数智技术广泛应用，重塑品牌成为对企业的挑战和机遇。把积累的企业优势和崭新的数字化技术紧密结合，就会在工业社会向数字智能社会转型中，使企业得到改造、转变和升级，使企业品牌体现出智能化品质、数字化形象和强劲生命力。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加快数智经济建设，要力促数智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运用数字技术对传统的实体经济进行智能化改造，转换动能、节约人力物力资源能源、变革生产模式、创新经营管理方式、提高综合效率、扩大经营成果等。两者深度融合也是发挥数智经济这个经济生力军的作用，向实体经济赋能，推动数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这种赋能有三个作用方式。

一是杠杆和支点的撬动作用。数智经济是以数智科技为基础产生的新经济形态，具有先进的智能生产力。能够发挥新经济的杠杆和新科技的支点撬动作用，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奇妙的作用。

二是规模的推动和拉动作用。近年来数智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之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已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是拉动发展的一支劲旅，正在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数智经济目前的规模和势能，完全可以对实体经济发挥其规模带动或推动作用。

三是数字化转型中的枢纽作用。数智经济是新生事物，具有蓬勃活力，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素，是重塑世界的一支力量。它的天平倾向哪里，哪里的分量就会显得更重一些。这些年数字化转型促进智能制造、数字农业、数字金融、数字服务、数字贸易等各个方面。现在强调实体经济，数智经济就会在转型的枢纽中偏向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着力实体经济，加大数智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使其捆绑一体，针对性地赋能。

数智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一是由虚向实。增强数字产业化的力量，使数字产业的企业能够大面积地参与指导和带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与升级。深化认识和调整政策更加坚定数字化转型的决心与信心。深度融合要体现实体经济智能化的实质和作用。

二是由易到难。有三个难点需要突破：第一，为数不少的制造企业的生产

线设备都依靠进口，一些工业网关与数字化的网络衔接不配套，如果更换大型设备，既要考虑前期规模投入，又要考虑更换衔接的风险。第二，农业产业在融合中处于薄弱环节，主要是数字化条件不充分，基础设施薄弱、网络信号差、缺少长远规划，传统农业与数智经济的融合推进较慢。第三，小企业数字化需求分布零散、体量小、营收少，还存在融资难等问题。

三是由部分到整体。有些企业在融合数智经济与实体经济过程中，仅仅局限在信息化系统的改进和升级，缺乏对企业生产运营的整体改造，仅有的信息化系统也未能融入价值创造过程。这就需要厘清转型过程中的战略规划、商业模式、产品、运营四者之间的关系，将信息化系统改造扩展到资源配置、生产设计、制造、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赋予产业数字化更完整的内涵，促进各部分协同和互动，真正发挥效能和作用。

四是由内到外。数智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利于企业建立智能化的生产系统，并创造出具有数字化特点的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在运用于社会、文化、生活中时，需要配套便利的应用条件和环境。实际上要将融合从企业内部延伸到企业外部，需要政府对相应的公共设施进行规划、建设、维护、管理，促进社会、文化和生活的数字化应用，进而形成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数字就业、数字会议、数字社区等。这就会将企业提供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与社会生活的应用衔接起来，提升社会、文化和生活

的智能化水平。

数字产业集群的主要特点

在数智经济竞争格局中，数字产业集群具有诸多积极效应，有利于在世界范围提升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扩大数智经济规模，提升产业规模效益，激发企业需求和创新，增强产业和企业竞争力。

注重集群的机制架构和优化，全方位打造数字产业集群，增强数智经济的发展韧性、创新能力、竞争优势。

一是从区域范围到虚拟范围。

区域范围集群。数字产业或关联性很强的企业根据纵向分工和横向竞合关系，集合于特定地区形成产业组织。集群内企业间联系，以及企业与商会、协会、中介等机构的联系，是各种生产要素在一定地域的大量集聚，区域内这些组织之间建立起长期合作的稳定关系，如美国的硅谷、中关村数字产业集群，都是如此。有的依托中心城市和数智经济发达区域组建成数字产业园，共建共享优质基础设施，具有适应市场需求的持续竞争力。

虚拟范围集群。数字产业集群跨越传统产业集群的地理物理限制，依托信息网络、平台应用和数据资源，使原本不易集聚的相关企业，上下链接贯通，左右协同，形成紧密配套的产业链共同体，辐射半径更广，带动能力更强。

二是从产业集群到融入全球产业链。

产业集群。众多企业和机构为从事数字产品制造、数字产品服务、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要素驱动，通过数字科技与

其他科技的融合，加之各要素联结，协同制造、物流、农业、金融、服务等传统行业的生产环节，并在供求关系中结成若干条产业链，形成相对稳定的数字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反映集群内企业不同产品从原料、加工、生产到销售等各环节的关联，产业集群是产业链的空间载体。

全球产业链。产业集群跨越国家和地区，把数字产业的不同区域的产业集群整合起来，形成全球产业链。产业集群要沿着全球产业价值链从低附加值、非战略环节向高附加值、战略性环节攀升，体现过程、产品、功能、链条的升级，推动数字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这是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一个方向。现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具有从“水平分工”转向“垂直一体化”的趋势，这就要发挥我国具有的全部工业门类的优势，将核心竞争力转移到区域或大国产业链的垂直一体化上来。

三是从集群生态到适应竞合环境。

集群生态。数字产业集群生态围绕数字化技术服务商、软件开发者、产业服务平台、工业互联网平台等进行生态共建，加强多方协同，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产业集群内部研发、制造、流通、销售、品牌等内部资源的整合和外部专业资源的链接，形成一个众多合作伙伴组成的生态系统，使各主体和竞争者之间都有机会共享资源和设施，打造安全可靠、系统完备的产业发展生态。集群外围是更加宏观的数字中国与网络强国生态，围绕发展与安全，将发展作为产业集群

安全的基础，让安全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护航。

竞合环境。产业集群的生态有利于适应竞合环境。数字产业集群的培育发展，需要政府维护秩序，创新制度，完善政策，良好设施，促进产学研合作，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的力度，发挥行业协会在沟通政府与企业关系、协调行业纠纷、保证行业公正等方面独有的作用，创造有利于产业集群发展的环境。国家间的战略合作和竞争，构成发展的宏观环境。由于美国对经济干预加大，去年接连出台《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试图以产业政策主导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构，影响全球价值链乃至数字产业集群的稳定性。目前被美国政府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已经超过千家，多数都是民营企业。为此，产业集群同国际社会在共同维护市场原则和秩序的基础上，要讲究策略，在某些方面可能要将以往扬长避短、取长补短的方法，改为扬长补短，自主创新。

通过以上方式，为产业集群竞争力增强、优化、补短，进而发挥集群的优势。

 责任编辑：杜玢翰 dubh@staff.ccidnet.com